

第五章 現代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之差異及其規範問題

英國殖民者在17世紀到達美洲時，便把英國式的英語帶到了美洲大陸。但是隨著時間過去，美洲大陸慢慢脫離英國而且逐步形成美式英語，而成了世界上通用影響力很大的語言。由於英國和美國地理位置不同，民族成分的不同，以及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別，使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也不盡相同。雖然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在語言交際中並沒有達到互不理解的程度，但有時也會對交際帶來一定的困難。¹英國和美國的情況跟海峽兩岸的情況不是完全一樣，但是還是有可以值得參考的一面。從1949年至今，海峽兩岸隔離了之後，各自採取不同的政治體制，在這樣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讓人們產生很多不同的觀念和價值觀，以及文化心態。而且原本的方言環境和經過的歷史背景不同，因而，語言也隨著兩地社會生活的差異而不同，首先這樣的差異性都體現在海峽兩岸人們創造和使用的新詞上面。

陳建民在〈漢語新詞語與社會生活〉中曾說過：「中國大陸、香港和

¹ 楊永林在《社會語言學研究：文化、色彩、思維篇》中說：「英語構詞法研究，或是因為受傳統模式根深蒂固的影響，或是囿於自身的特點與要求，從方法上來說，基本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大都是按照結構分析、詞義限定、實例枚舉這三個有機步驟的組合而進行的。通過結構的分析，詞語的內部結構得以描述與揭示；詞義的限定，確立了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隸屬關係；實例枚舉，往往可以體現認知過程中的歸類整理，達到觸類旁通的目的。儘管英語中每日每時都出現大量的新詞新語，不過從形態學的角度來看，千千萬萬個新鮮語彙的產生，幾乎都是通過下列10種構詞方式來達到的：『新詞生造(Coinage)』、『根詞派生(Derivation)』、『詞語複合(Compounding)』、『混成方式(Blending)』、『縮略語化(Shortening)』、『功能轉化(Conversion)』、『逆向生詞(Back-formation)』、『換稱用法(Antonomasia)』、『首字母縮略(Initial letters)』、『外來借詞(Loan word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7。

台灣以及新加坡都是華人聚居的國家和地區，都使用漢語標準語(大陸叫『普通話』，台灣叫『國語』，新加坡叫『華語』)，如果把這些地方特有的新詞收集起來，做一番分析比較，對深入研究新詞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²從某一個角度來看，詞彙總是反映社會生活的，如果社會形態不同，那個社會裡面的人所使用的詞彙就有差別。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以及其他華人地區的人，雖然他們都使用漢語，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華人地區流通的詞彙具有一定的差異性。收集這些不同地區特有的新詞，且探討它們產生的原因和反映的現象的過程當中，還可以看到在不同華人社會存在著的不同社會現象。

本文以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新詞為主要研究對象，但是為了解現代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之差異，還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兩個華人地區，就是香港和新加坡地區。香港和新加坡地區具有跟兩岸地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且社會型態也不同，因此，詞彙方面產生了一些差別。本章第一節的部分，將會試圖討論「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地區的語言背景為何、兩個地區所使用的新詞有哪一些及其特點如何？」，以及進一步研究「華語地區新詞的比較」等。可是，這兩個地區的資料有限，故本文僅選擇兩部香港詞語詞典和一部新加坡詞語詞典，並以這些詞典裡面的詞彙為主要範圍來進行討論。在第二節的部分，則將以目前討論過，而且在不同地區(台灣地區、大陸地區、港澳地區及新加坡地區)流通的漢語新詞為基礎，論述現代漢語新詞的規範問題。

第一節 香港和新加坡地區新詞之特色

事實上，海外華人地區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地區外，還有以漢語為正

² 陳建民著，〈漢語新詞語與社會生活〉，《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2期，頁1。

式語言之一的歐美和東南亞等地的華僑、華裔聚居地，當然，在不同地區通行的漢語詞彙都會有一些不同點。香港和新加坡地區可以看作是具有代表性的華人地區，而本文選擇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地區的原因尚有以下幾點：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香港地區在現代化方面已有進步，在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生活等方面早就出現了很多新事物、新價值觀、新概念。香港人口之中，歷年以來，以中國人爲絕大多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以中國語文的流通最廣，運用最大。香港地區，自從開埠以後，百多年來，漸漸發展而成爲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文化方面，香港具有十分獨特的中華文化和風格。這些獨特的社會形態，使得語言交際時，特別是在詞彙方面，很能反映出當地社會的特色。新加坡地區是世界上除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外華人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其華裔移民來自中國許多地區的方言區，自然也就使用著屬於閩語、粵語、客家話、吳語、北方話等不同的方言。可知，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保存著多元的中華文化，因此，我們從中可以找出在新加坡地區通行的獨特的詞彙，這些都有助於了解該社會的發展變化。

討論這兩個地區的新詞及特色之前，首先，要了解香港和新加坡地區的語言背景爲何。

第一，香港地區的語言背景。

1840年，中國和英國發生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1842年，依據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百多年來，香港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等各方面，除了1941年至1945年爲日軍入侵，受到破壞外，一直都在安定的狀態下自由發展。香港的居民，差不多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他們一方面保持著大陸的風俗習慣和傳統文化，同時，因受到百多年來

英國的統治，一方面也具有英國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長期以來，來自中國大陸的香港居民習慣於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以及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文化觀念。因此，他們雖相當部分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但爲了要適應變化的社會，他們也接受西方早就產生的商業意識和先進的科技文化，以及以個人爲主的價值觀。由此可見，中西合璧是香港文化的特色之一，東西文化在香港長期交融，就形成了在別的國家感覺不到的香港獨特的文化風格，也影響著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及文化取向。

而且在優越的地理環境之下，香港一直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因此，香港的經濟方面，尤其商業很發達。建埠以後，在香港，由於西方經濟文化的湧入，英語也跟著英國人進入香港的語言社會中，隨著英國殖民統治和國際金融業的發展，英語的使用範圍漸漸擴大，在經濟貿易、金融、政府機構、教育機關等許多方面都開始使用英語。粵語則是使用人口眾多的強勢方言，同時，也一直被認爲是香港人的母語。歷史的因素使香港仍然沿用繁體字，採用漢語拼音。可知，香港地區，外來文化和地方文化色彩濃厚。³1997年回歸後，大陸普通話也進入香港語言社會裡，香港的語言格局轉變爲英語、粵語和普通話三種語言並用的格局，從而使香港的語言社會更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由此，香港創作來的不少新詞都廣泛地使用在台灣和大陸及其他海外華人地區。

第二，新加坡地區的語言背景。

1819年以前新加坡屬馬來亞柔佛州管轄的一個漁村，人口不到一

³ Robert Lord 在〈普通話在二十一世紀〉中提到：「在香港，英語仍然會使用於許多高級的公眾活動。事實上，讓英語繼續成爲香港特區的一個特色會有好處，不光是經濟上的好處。普通話會成爲另一種『高層』語言。這似乎會加重香港人，尤其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香港人的語言負擔。但是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語言建設通訊》，1985年8月第17期，頁11-13。

萬。在1819年英國探險家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後，新加坡受到英國殖民統治，而且成爲一貿易自由港之後，吸引很多外地勞工前來。這些勞工主要來自中國、印尼和印度，新加坡的對外關係則開始密切。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結束之後，新加坡亦受到日本的侵略。1945年英國則由日本手中收回統治權，1946年與新組成的馬來西亞聯邦分離，自成一英國直轄殖民地。爾後，受到世界各地自治與獨立風潮的影響，新加坡於1947年通過立法議會選取法令，1958年英國批准其制定新加坡自治邦法案，自此新加坡步入自治之路，並成爲英國聯邦的一員。1959年，「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執政，語言政策以多語政策爲主。1965年，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而成爲主權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The Republican of Singapore)」，獨立之後新加坡的語言政策依舊維持雙語政策的精神。1979年，新加坡政府決定大力推行「說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1987年，新加坡進入「新教育制度時期(New Education System)」，新加坡政府再強調推行雙語政策。在第二語言有選擇性的語言政策之下，以「英語-華語(English-Mandarin)」的模式較其他雙語模式來得優勢，因此，新加坡雙語政策針對第一語言選英語、第二語言選華語的學生，其目的方面使學生能有效的「精通雙語(effectively bilingualism)」，另一方面意圖保存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⁴

目前在新加坡「雙言制社會(diglossic society)」裡，英語與漢語具備不同社會的語言功能：英語的實用性高，普遍應用於日常的工作環境，而且被定位爲進入國際社會的橋樑；漢語則偏向文化傳承的情感功能。雖然目前華語已成爲新加坡華人最普遍使用的家庭用語，然而，英語卻一直是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領域的高階與強勢語言，無論在工作場合或行政機構等正式情境，英語都被視爲主導語言。

⁴ 葉玉賢著，《語言政策研究——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年)，頁80-99。

⁵新加坡人在一般生活當中使用英語的機會很多，而且有些人在文化方面已經西化，只是在生理特徵上還保留著黃皮膚和黑頭髮，因此，新加坡人把這種人叫作“香蕉人”。尤其是在新加坡地區不會說中文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不像自己的父母一代有祖國觀念，而且因從小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他們的追求傾向於西方價值觀與生活模式。

2002年，新加坡人口420萬，其中華人佔76.7%、馬來人佔13.5%、印度人佔7.9%、其他種族佔1.5%。⁶新加坡有四個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Malay Language)」、「塔米爾語(Tamil Language)」。⁶1987年新加坡政府推行雙語政策後，所有的學生皆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其他語言(華語、馬來語、塔米爾語)為第二語言。在多元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中，華人以「華族」作為族群的身分表徵，與他族(馬來族、印族等)形成對照，自然把華人的共同語稱為「華語」，以強調其海外華人的認同。許多詞語(例如：“華裔”、“華社”、“華校”、“華教”等)也以「華」作為詞素，可見，在新加坡的華人為了繼承中華文化的傳統以及突顯其民族性，在語言政策上作不少的努力。

壹、香港地區的新詞及其特色

在下文中將以鄭定歐主編的《香港辭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年)及朱廣祁主編的《當代港台用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年)為據，討論香港地區的新詞及其特色。香港地區，由於其經

⁵ 吳英成著，〈同文同種的中國幻想曲：中、臺、新中華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收於《文化密碼：語言解碼》(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7月初版)，頁372-373。

⁶ 柯新治著，《新新加坡：南海之珠的經濟與社會新動向》(台北：天下文化，2003年)，頁229。

濟較為發達和與大陸地區的關係特殊，使得香港地區通行的詞彙比起其他使用漢語的地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及滲透作用。在香港地區使用的詞彙富含其社會文化的特點，所以不少的詞彙已經被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及新加坡華語裡吸收，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一· 政治、法律類詞彙。

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不同，這樣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詞彙，反應該社會區域的一些特點，也反映使用語言的人們的心理差異。在政治方面，香港地區有一些獨特的詞彙，例如“英皇制”、“英皇御准”、“行政長官”、“布政司署”、“行政局”、“立法局”、“廉政公署”、“官守議員”等。還有香港地區使用的“布政司”、“律政司”、“財政司”、“按察司”等，這些是明清時代政府機構中的名稱。然而，台灣和大陸地區已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架構，因此，這些詞彙就不大容易為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吸收而作為他們的詞彙。其他香港地區的政治、法律類詞彙如下：“港府”、“廉政”、“運作”、“社區”、“聯手”、“資深”、“指令”、“舉報”、“引渡”、“法人”、“舉措”、“態勢”、“公務員”、“引渡”、“共識”、“公證”、“肖像權”、“著作權”、“簽備”、“簽單”、“陪審團”、“律師樓”等。[《當代港台用語詞典》1994]

二· 經濟、商業類詞彙。

香港社會是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經濟倚重金融、地產、商貿，在這樣特殊的條件下，與商業有關的行業詞活躍地流通著，因此這方面的詞語特別多。對香港人來說，經濟、商業方面的詞彙是很熟悉、普遍使用的詞彙。如今，香港地區與大陸地區之間關係密切，因而在香港的經濟用語中產生了“CEPA”（全名為「大陸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個人遊”（個人赴香港旅遊的大

陸遊客)、“泛珠合作”(指為加強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開放人民幣業務”、“北上就業”(指香港人北上創業)等新詞。這些新詞反映,大陸地區的各種因素對香港地區的經濟產生明顯的影響。此外,由於香港地區與台灣地區、其他華人地區交流頻繁,香港的經濟、商業類用語,慢慢流傳到各地華人地區,進入了現代漢語詞彙裡而被普遍運用。以下是經濟、商業類詞彙,例如:

“倉”(香港股票、期貨、黃金及外匯市場等金融行業的術語。)、“通脹”、“增幅”、“走勢”、“疲軟”、“偽鈔”、“回扣”、“押匯”、“套匯”、“孖展”(香港金融市場術語,“按金”的俗稱,英文“margin”的音譯詞。)、“拍賣行”(專門從事拍賣的機構)、“股市”、“股東”(股份資本的所有者)、“股息”(股利的一種)、“股民”、“走鬼”(方言,指無營業執照小販,逃避市政府人員的拘捕)、“造市”(指在股票上用不正當或違法的方式人為地提高股價,從而牟取暴利。)、“牛市”(行情看漲的股票市場)、“熊市”(行情看跌的股票市場)、“淡市”、“恆生指數”(簡稱“恆指”,香港恆生銀行附屬恆生指數服務公司編制的一種股價指數。)、“電腦貨幣”、“精品屋”、“物業”(房地產的通稱)、“樓花”(指正在施工的樓宇)、“跳樓價”、“藍籌股”(為某一行業中佔支配地位的大公司發行的股票)、“二三線股”(香港股票市場把一些實力稍次和流通量小的上市股份。)、“金魚缸”(對香港股票聯合交易所的趣稱。因為聯合交易大廳中的經紀人都穿著金紅色的背心,在大廳中跑來跑去,外人從樓上的環形玻璃走廊往下看,就像是看金魚缸中游來游去的金魚。)、“鱷魚潭”(喻指香港股票聯合交易所。資本微薄的股票投機者隨時可能血本無歸而葬身其中。)等。[《香港辭典》1996]

三·生活類詞彙。

香港不僅是一個國際性的商埠,也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香港不斷吸取外國語文及文化的優點,使中文的內容與形式不斷充實、創

新，更能適應世界文化的進步與發展，與時俱進。透過香港地區使用的一般生活用語，我們可以勾勒出香港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生活面貌。以下是生活類詞彙，例如：

“大排檔”（香港食肆形式之一）、“度假村”、“寫字樓”、“貼士”（英文“Tips”音譯，指消費。）、“美食城”、“夜總會”、“生猛海鮮”、“寵物”、“熱線”、“抽油煙機”、“畫廊”、“清吧”（英式小餐吧）、“朱古力”、“第一時間”、“搞定”、“飲茶”（方言，指上沒有茶市的館子品茶吃點心。）、“減肥”、“大排檔”、“疲軟”、“打工妹”、“拍拖”（方言，英文“partner”音譯詞）、“口水會”（空談而無實效的會議）、“女人殺手”（玩弄女性的男子）、“無釐頭”（言語荒誕不經，無分寸；高笑而隨心所欲地不顧邏輯，包括了一些言行作為。）、“太空人”（方言，指移民外國又要在外國和香港之間飛來飛去兼顧家庭和工作的。）、“屎屎森林”、“水泥森林”（比喻香港高層建築物林立。）、“夾心階層”（指家庭收入在每月港幣26001-50000元之間，可以申請“居屋”的人。）、“打工皇帝”（指在商貿金融界的精英人才，他們一年向政府交納的薪俸稅金高達幾千萬甚至上億萬港幣。）、“蛇”（香港人稱那些上班時間離開工作崗位的人。）、“蛇寶”（在上班時間離開工作崗位的偷懶者）、“垃圾蟲”（指在公共場所亂拋垃圾的人。）、“清潔籠”（香港清潔運動的主題物）等。[《香港辭典》1996]

四·影視、娛樂類詞彙。

目前，香港文化生活也相當蓬勃，尤其是影視文化，有不少新詞就源於此，而且透過影視媒介，很快就深入人心，廣為流傳。由於電視節目、電影的片名而誕生的新詞，藉著電影和電視的映播而傳開。例如：新詞“籠民”源於電影《籠民》，它指的是數十人居住一室，像擠迫在籠中的雞鴨一樣。“最佳拍檔”源於電影《最佳拍檔》，又藉著《新最佳拍檔》、《最佳拍檔大顯神威》、《最佳賊拍檔》而鞏固其新詞地位。其他的

新詞還有《狙擊殺手》、《街頭殺手》、《狂情殺手》、《狂情殺手》、《殺手的童話》、《最後殺手》的“-殺手”，《與鴨共舞》的“鴨”（男妓的別稱，與喻妓女的“雞”對稱），《打工皇帝》的“打工皇帝”，《無厘頭孖寶》的“無厘頭”、“孖寶”，《廉政風暴》、《廉政先鋒》的“廉政(公署)”（香港直屬總督管轄的肅貪機構）等。⁷譬如，在香港地區先開始流行的“-殺手”可作大詞彙單位的組成成分，產生出“少男殺手”、“師奶殺手”（粵方言中“師奶”指已婚少婦）、“阿伯殺手”等新詞，這些新詞多流行於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及新加坡地區。

以下是在香港地區開始使用的影視、娛樂類詞彙，例如：

“娛樂圈”、“功夫片”、“金裝劇”（耗資大、演員陣容強，形式華美的電視劇。）、“發燒友”（著迷的人）、“開鏡”（開拍，開始拍攝。）、“封鏡”、“殺青酒”（慶賀電影或電視片拍成的宴會。）、“雪藏”（即冷藏，比喻擱置不用。）、“名嘴”（指立場鮮明、言論大膽、能捕捉公眾心態的能言之人。）、“大熱勝出”（港澳賭馬、賭狗的術語，指許多人都看好的大熱馬或狗，果然不負眾望跑了第一勝出，後來泛指在各種比賽中被眾人看好的一方勝出，又指在直接選舉中被眾人看好的候選人果然高票數當選。）等。〔《當代港台用語詞典》1994〕

五·其他反映一些社會負面現象的詞彙。

香港地區跟其他地區一樣有一些反映社會負面現象的詞語。屬於這一類的詞語反映出香港獨特的社會型態，因此從中可以發現，對同一種社會現象，不同社會會採取不同的叫法。此外，以詞彙的使用來看，這一類的詞彙有不少粵方言詞，這表示粵方言處於強勢地位，對香港地區人們來說，粵方言是最能夠活躍地表達的語言。以下是反映香港社會負

⁷ 鄧景濱著，〈港澳粵方言新詞探源〉，收於《方言與共同語》（香港：海峰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133-134。

面現象的詞語，例如：

“貧困線”（一般指由政府規定的居民維持低生活水準所必須的家庭月或年收入標準）、“弱能人士”（指傷殘人士）、“露宿者”（夜間在公共場所住宿和停留的人士）、“拾荒者”（香港人對在大街上收集廢紙品、汽水罐等廢品去變賣而維護生活的人的稱呼）、“籠屋”（即“床位寓所”。每間約50平方米大的寓所，卻要放入二十幾張架子床，每張床的上下格用鐵絲網圍起來，組成一個個狹小的獨立空間，租給那些孤貧的老人或收入微薄的單身人士居住。）、“籠民”（住在“籠屋”的居民，多為男性單身人士。）、“包二奶”（泛指香港已婚男子跨境與大陸地區女子非法同居的現象。）、“三合會”（香港黑社會組織的總稱）、“14K”（香港主要的黑幫組織之一）、“新義安”（目前香港最活躍、組織結構最嚴密的黑幫組織）、“雙花紅棍”（黑社會語，即黑幫中的中層骨幹。）、“踢馬”（指以各種威逼利誘手段拉攏市民加入黑社會組織。）、“陀地費”（方言，即黑社會所收的地盤費。）、“丸仔”（制成丸狀的軟性毒品的統稱）、“道友”（對慣性吸毒者的貶稱）、“人蛇”（方言，特指透過海路非法偷渡來港的大陸居民，他們大多匿藏在船艙下的暗格裡以躲避香港水警的搜查。）、“三級”（方言，自1989年香港實行“電影三級制”以來，“三級”逐漸成為色情、淫褻及粗俗不雅的代名詞。）、“大耳窿”（放高利貸者的俗稱）、“魚蛋檔”（泛指低級色情場所）、“魚蛋妹”（香港人對年輕妓女的俗稱）、“跳流彈”（方言，賣假冒的名牌表）、“洗錢”（指由非法活動如販毒、走私、勒索、打劫等勾當所獲得的骯髒錢，透過中間媒介的運作轉化成其他金融產品。）、“一樓一鳳”（指一個人在一個住宅單位內賣淫。）、“老鼠貨市場”（專門售賣打劫或偷竊贓物的地下市場。）、“童黨”（方言，指問題少年或邊緣少年的群體。）、“收樓公司”（專門代人出頭催收債款的公司）、“成人電話”（1990年代在香港興起的一種色情電話）、“省港旗兵”（原是一香港影片名，後遂成為港澳人士對非法入境的武裝歹徒的稱號。）等。[《香港辭典》1996]

六·大量的粵方言詞。

香港地區的語言，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社會、文化背景，容易受到國際語言的影響。香港語言最顯著的特點，除了大量迅速地吸收外來成分的詞語之外，還有就是粵方言詞的使用比率相當高。香港地區的中文以粵方言為基礎，有些詞彙糅合了外來和本土的語言成分，因此，表現出多元化的文化，例如，在香港地區開始使用的“波”是粵語音譯英語的“ball”，以“波”構成的新詞有“波霸”（對乳房特別發達的女子的諷稱）、“波鞋”（球鞋）、“波迷”（球迷，特指足球迷。）、“波恤”（球衣、運動衫）、“波轆”（家具上為便於移動安裝的萬向輪）、“波砵”（球鞋、運動鞋）等。

在台灣和大陸地區廣泛使用的粵方言詞中，以“炒—”為構詞成分的新詞，充分地反映出粵方言的某些特色。首先，以“炒魷魚”（指職工被企業解雇，捲鋪蓋走人。）一詞為影響最廣，“炒魷魚”借助「魷魚被爆炒後成捲」這一形態特徵，暗含「捲鋪蓋走人」之意。此外，第二個義項為“倒賣”，可以組成“炒金”、“炒買炒賣”、“炒美金”、“炒地皮”、“炒樓花”、“炒股票”、“炒外匯”、“炒風”、“炒家”等。由這一義項又引申出「借助輿論反覆傳揚某種東西」的新含義，產生了“炒新聞”、“炒明星”、“炒作”等新詞。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在香港地區通行的粵方言詞，例如：

“阿燦”（泛指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抄牌”（指警察把違反交通規則的司機的相關資料記錄下來，以作檢控之用。）、“城中”（為“城中人”的縮略詞，而城中人則指社會名流，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高於普通大眾的品味、氣質、喜好、優雅的特點。）、“打包”（特指把在飯館裡吃剩的菜餚裝在特備的食物盒內帶走。）、“打簿”（銀行用語，「簿」特指

銀行存摺。）、“打工仔”（僅指工薪階層，相對老闆而言。）、“大圈仔”（1970年代對偷渡到香港的大陸居民的貶稱。）、“吊鹽水”（本為醫療用語，相當於“打點滴”。）、“東主”（對老闆的背稱）、“飯局”（指宴會。）、“海盜版”（指未經原作者及出版單位同意而違法地擅自翻印或翻制牟利的版本。）、“拍拖報”（傍晚時分，報販把剩餘的報紙雙份雙份地以較便宜的價格出售。）、“飲橙汁”（婉稱接受戒毒治療。）、“飲咖啡”（婉指涉嫌貪污的人士被廉政公署人員帶回署內接受盤問，協助調查。）、“香港蛙人”（指那些正在申請或已獲得移民他國資格，但仍留香港工作的香港人。）、“優皮士”（英語“Yuppies”的音譯詞。）、“水客”（指按海關有關規定合法地帶入國外商品，從而轉手倒賣牟利的旅客。）、“待應”（又稱“待應生”，即飯館旅店的服務生。）等。“炒散”（指無良資方變相剝削勞工的一種手法。）等。[《香港辭典》1996]

現代漢語新詞中，一部分的外來詞是透過方言進入的。20世紀前半葉，上海是大陸地區文化的中心，因此，大量的外來詞是透過上海話進入的，例如：“沙發”（sofa）、“引擎”（engine）、“白蘭地”（brandy）、“模特兒”（model）等。近些年來，目前大陸地區最大的政治就是，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在這兩大目標之下，珠江三角洲得風氣之先，經濟地位迅速提升，粵語也隨之成為強勢方言。因此，如今現代漢語中產生的外來詞，大部分是透過香港粵語進入的，例如：“比基尼”（bikini）、“曲奇(餅)”（cookie）、“克力架”（cracker）、“威士忌”（whisky）、“麥當老”（Macdonald）、“肯德基”（Kentucky chicken）、“必勝客”（Pizza hut）、“者厘”（jelly）等。⁸這反映出由於香港地區文化和經濟上的優越，使得吸收外來詞是透過粵方言進入共同語的。

⁸ 鄒嘉彥、游汝杰在〈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中說：「現代漢語大量吸收外來詞，針對外來詞透過哪一種方言被吸收的問題，比較容易判斷的是音譯的外來詞。因為方言的音系不同，所以可以從外來詞的讀音，並對照外語原詞的有關音節來判斷它是透過哪一種方言吸收的。」，《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2期，頁19-20。

另外，將要討論的是香港地區的「社區詞」。有些在香港地區所使用的詞彙在廣州並不流通，這些詞彙和香港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反映出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以及香港人的心理。田小琳把它稱為「社區詞」（「社會區域詞」的簡縮）。社區詞是指在一定社會區域流通的詞彙，反映本社會區域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如果社會背景不同，社區詞就會有相當的差異，比如大陸地區和香港地區、澳門地區、台灣地區以及海外華人地區，在這些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社區詞。⁹這類的社區詞反映詞彙和某個社會背景的關係，由於背景不同而帶來人們心理因素的差異，而產生適應本地的獨特的詞彙，因此，我們透過分析它們，可以了解那社會多方面的情況。香港地區的社區詞，例如：上面所舉的“太空人”、“石屎森林”、“水泥森林”、“夾心階層”、“打工皇帝”、“金魚缸”、“鱷魚潭”等，不一而足。

針對社區詞的構詞形式方面來看，絕大部分是用通用語素構詞，構詞結構亦遵守語法規範。雖然有些社區詞的含義對住在本地以外的人來說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在各社區之間，各種報章雜誌的流通和電腦的普及，都給各地社區詞的交流提供良好的條件。因此，“白領”（指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系英文“white collar”的意譯）、“藍領”（指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系英文“blue-collar”的意譯）、“物業”（房地產的通稱）、“發燒友”（指對某項事業或活動極為熱衷迷戀的人；狂熱的愛好者）等，這些廣義的社區詞大部分已經進入台灣和大陸的社會裡。¹⁰

⁹ 田小琳著，〈香港詞彙研究初探〉，《語言文字應用》，1997年第2期，頁47-48。田小琳說：「在1993年12月香港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上提過『社區詞』的名稱，之後在1996年8月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發表〈社區詞〉文章，當時學者們議論紛紛，這反映了學者對社區詞研究的關注，也反映了這項研究工作還不夠成熟。」

¹⁰ 田小琳在〈由社區詞談現代漢語詞彙的規範〉中說：「社區詞有狹義和廣義之分。“金魚缸”、“大閘蟹”、“夾心階層”、“公屋”、“居屋”等狹義的社區詞只在香港流通。」，《語文建設》，1998年第11期，頁12。

總之，雖然香港地區面積不大，但是經濟方面的活動卻特別活躍，這種社會型態一定會影響到那個社會人們的語言生活。在香港地區通行的詞彙，是因應社會發展而興起、流行的詞語，與香港的社區文化密切相關。這些詞彙對其他華語地區的新詞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研究現代漢語新詞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對香港地區詞彙的研究。

貳、新加坡地區的新詞及其特色

在下文中將以汪惠迪主編的《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99年)為據，研究新加坡地區的新詞及其特色。首先，該詞典所謂「特有詞語」是把著眼點放在只有新加坡才有的詞語上，然後同普通話詞彙相比較而言的。其次，該詞典也收集一部分大陸普通話詞彙沒有而新加坡華語詞彙卻有的詞語，而這些詞語也存在於港澳或台灣地區人民的語言生活中。第三，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一水相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歷來十分頻繁，因此，也收集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華人共同使用的詞語。¹¹該詞典總共收1560條詞語，分為以下八類：新加坡特有的詞語[特]；跟大陸地區異名同實的詞語[異]；形同實異，在新加坡另有含義的詞語[另]；在新加坡、香港或台灣地區早已通用，但是尚未進入大陸地區的詞語[未]；在新加坡、香港或台灣地區早已通用，近年已進入大陸地區的詞語[已]；在新加坡一直使用，但是大陸地區已列入舊稱、舊指的詞語[舊]；閩粵方言詞[方]；個別的國名、地名、人名或旅遊景點、建築物、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政黨、社團的名稱[專]，在每條目後面標[特]；[異]；[另]；[未]；[已]；[舊]；[方]；[專]。本文統計各類詞彙的數目，其結果如下：

¹¹ 汪惠迪著，《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99年初版)，前言頁viii。

【表5-1】《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中詞語分類統計

詞語分類	數目(條)	百分率(%)
[特]類詞語	468	30
[異]類詞語	395	25.32
[另]類詞語	90	5.77
[未]類詞語	160	10.25
[已]類詞語	217	13.91
[舊]類詞語	45	2.88
[方]類詞語	65	4.17
[專]類詞語	120	7.7
總數	1560(條)	100(%)

爲了方便了解該詞典所收的詞語，列舉出各項目的例子，如下：

[特]：新加坡特有的詞語——“安老居院”（專供老人居住的住宅），“茶舞”（專供青少年跳迪斯科的一種活動），“常任秘書”（政府部門的高級行政官員），“超長巴士”（車身比普通公共汽車稍長的單層公共汽車），“大彩”（新加坡的一種博彩），“東方快車”（從新加坡直達曼谷的休閒性豪華火車），“巴剎”（菜市場，馬來語“pasar”的音譯），“紅毛年”（指公歷新年），“奎龍”（搭建在淺海上的捕魚設施，馬來語“kelong”的音譯），“鐺”（錢，馬來語“duit”的音譯）等。

[異]：跟大陸地區異名同實的詞語——“愛之病”（大陸地區用“艾滋病”，香港、台灣地區用“愛滋病”），“德士”（在馬路上兜客的出租車），“按柜金”（保證金、押金），“多媒體超級走廊”（把信息高科技、政府行政中心等規劃在一起的超級園區），“幹案”（進行犯罪活動），“快熟麵”（經煮或用開水泡就可吃的麵條），“樂齡”（老年），“排屋”（成排

相連的建築物)，“時間囊”(專裝富有紀念意義物品的容器)等。

[另]：形同實異，在新加坡另有含義的詞語——“唱歌”(指小便，只用於口語)，“大字報”(一種討債告白)，“卡位”(在競選活動中，千方百計排除他人，力圖使自己居於首位或名列前茅。)，“勞改”(指因亂丟垃圾而被罰參加強制的勞動)，“聯邦”(馬來西亞的別稱)，“市長”(社區發展理事會所轄地區的最高領導人)，“藥房”(私人開設的小型診所)，“財路”(電子自動轉帳服務)，“大牌”(標明建築物編號的牌子)，“打底”(最低限度；最少；起碼)，“登記”(居民身分證)，“飛魚”(指游泳選手)等。

[未]：在新加坡、香港或台灣地區早已通用，但是尚未進入大陸地區的詞語——“打歌”(歌唱演員為自己的唱片或盒帶等作宣傳)，“罐頭歌”(對口型所唱的歌)，“黑區”(罪案、車禍或交通違章事件等多發地區)，“禁果”(指青少年男女所發生的性行為)，“叩應”(電台或電視台所開放的即時熱線電話對談節目，英文“call-in"的音譯)，“口水歌”(由不知名的歌手唱錄原唱者唱錄過的流行歌曲，由台灣傳入新加坡)，“垃圾蟲”(亂丟垃圾的人)，“零和”(一方得益而使另一方受損，本是數學術語詞)，“馬壇”(賽馬界，香港也用)，“猛男”(身材健美而富有陽剛氣的男子)、“暴露狂”(精神不正常、專向女性顯露陰部的男子)等。

[已]：在新加坡、香港或台灣地區早已通用，近年已進入大陸地區的詞語——“白領”(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杯葛”(抵制)，“飆車”(開快車互相追逐，從台灣傳入)，“充電”(充實自己、恢復體力)，“非禮”(調戲或猥褻女子)，“搞定”(做好；辦妥；解決)，“紅燈區”(妓女賣淫活動集中的地區)，“凱子”(有錢且喜歡炫耀的人)，“獵人頭”(物色或代聘專門人才)，“迷你”(小型的)，“飆升”(猛升)，“情人節”(情侶的節日)，“跳蚤市場”(賣舊貨或廉價品的市場)，“脫口秀”(用談話的方式表演)等。

[舊]:在新加坡一直使用,但是大陸地區已列入舊稱、舊指的詞語——“醜業”(提供性服務的行業)，“雌威”(女子所顯示的威風)，“清道夫”(從事清潔工作的工人)，“入稟”(向法庭提出訴訟)，“侍應生”(飯店、旅館、酒廊、夜總會等場所的服務員)，“私梟”(走私集團的頭目)，“王老五”(光棍兒；單身男子)，“幼稚園”(對學前兒童進行教育的機構)，“報聘”(代表國家回訪)，“呈堂”(在法庭上把證據等交給法官)等。

[方]:閩粵方言詞——“冲涼”(洗澡,粵方言詞)，“大耳窿”(非法放高利貸的人,粵方言詞)，“擺烏龍”(出現差錯、搞錯,粵方言詞)，“泊”(停放車輛,粵方言音譯)，“紅龜粿”(一種點心,閩南方言詞)，“爛尾”(不能按預定計畫進行或完成,粵方言詞,從香港流傳到新加坡)，“美”(質量好；新鮮,閩南方言詞)，“拍拖”(談戀愛；戀愛,粵方言詞)，“死黨”(知己,粵方言詞)，“飛女”(女阿飛,粵方言詞)，“割車”(行駛中從旁越過前方車輛,閩南方言詞)，“瞥伯”(偷竊者,粵方言詞)等。

[專]:個別的國名、地名、人名或旅遊景點、建築物、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政黨、社團的名稱——“國大”(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簡稱)，“虎豹別墅”(旅遊景點之一)，“馬華公會”(馬來西亞唯一的華裔單一民族政黨)，“青年挑戰者”(以號召青少年為老人服務並挖掘少年潛力的團體)，“人民會議”(推動社區發展的法定機構)，“晚晴園”(新加坡的孫中山紀念館)，“小坡”(新加坡河以北市區的統稱)，“公民諮詢委員會”(選區內最高的基層領導機構)，“華社自助理事會”(華人的自助團體之一)，“老巴剎”(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賣各種食物和飲料的地方)等。

該詞典出版於1999年,至今相差7年至8年,因此,筆者發現,在該詞典中屬於[未](在新加坡、香港或台灣地區早已通用,但是尚未進入大陸地區的詞語)類的詞彙,像“波霸”(乳房碩大的女子)、“出爐”(比喻

新的政策或書及影視劇等公布、出版、發行)、“二手煙”(指不吸煙的人吸入吸煙者吐出的煙霧)、“搞笑”(指制造笑料、開玩笑)等詞彙，已經收錄於大陸地區的新詞詞典裡。大陸地區把這些新詞引進使用，這可以證明詞彙具有流動性的特點，也可以窺見大陸社會積極地吸收及整理新詞的一面。

以下要談的是，反映新加坡社會的詞彙，這也是從《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中選出來的詞彙。

在新加坡地區，把定居在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外的國家，具有中華血統的人稱為“華人”。在新加坡地區有不少帶“華”一詞的詞彙，例如：“華社”(華人社會)、“華巫印”(華族、馬來族、印度族的簡稱)、“華巫英”(華語、馬來語、英語的簡稱)、“華校”(以華語或漢語方言為教學語言的學校)、“華校生”(出身華校的人)、“華裔館”(陳列早期中國移民的文物與資料的博物館)、“華語”(新加坡華族的共同語)、“華樂”(用中國的民間樂器演奏的音樂)、“華綜網”(“新加坡綜合網”的中文版)、“華族”(東南亞國家華人指自己所屬的民族)等。在新加坡社會，使用「華」而構成的詞的確相當多，這些詞語顯現出居住新加坡地區的華人在中華文化的繼承方面不斷的關心及努力。

新加坡建國以來的特有詞語大部分屬於該詞典的[專]類。例如：“人民協會”(推動社區發展的法定機構，簡稱“人協”)、“公民諮詢委員會”(選區內最高的基層領導機構)、“居民委員會”(政府建造的居民住宅區內按劃定的分區成立的基層組織，簡稱“居委會”)、“社區發展理事會”(新加坡社區的一級領導機構)、“社區調解中心”(設在社區內為人們調解日常糾紛的機構)、“民眾聯絡所”(設在選區裡的居民活動中心)、“集選區”(候選人須集體競選國會議席的選區)、“聯合社會服務

中心”(爲各族社群服務的組織)、“聯繫新加坡”(一種提供諮訊服務的機構)、“資政”(原爲中國古代官職,英文是“Senior Minister”,原譯“高級部長”,後改爲“資政”。)、“組屋”(政府爲人民所建造的住宅)、“組屋區”(由若干座居民住宅所構成的住宅區)、“大牌”(標明建築物編號的牌子)、“建屋發展局”(負責制定住房規劃、標準、法規並按商品經濟原則組織實施的法定機構,簡稱“建屋局”)等。這些新加坡地區特有的詞語,反映新加坡社會結構及條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新加坡社會環境的獨特之處。

在新加坡地區“樂齡”指的是「老人」,這一詞可以構成以下的新詞:“樂齡中心”(供老人活動的場所)、“樂齡公寓”(政府特爲老人建造的小型住宅)、“樂齡村”(供退休的人居住的住宅區)、“樂齡網”、“樂齡大學”、“樂齡俱樂部”(設在社區專供老人活動的地方)、“樂齡周”(集中地爲老人舉辦活動的方式之一)、“樂齡人士”(老人)、“樂齡關懷合作社”(統籌爲老人提供服務的工會組織)、“樂齡綜合服務中心”(爲老人提供保健與護理服務的機構)等,這些詞彙反映政府提倡的關懷與分享政策。新加坡人怕聽到“老”這個字,以“樂”代“老”,因而創造了很富有特色的新詞。而透過這些帶“樂齡”的新詞,可以了解新加坡政府爲老人提倡的政策十分體貼。¹²新加坡以法治嚴厲而著稱於世,可是,和任何國家一樣仍然有一些對社會有害的人們。如“路露”(指在駕駛汽車時,因與其他開車的人或行人發生爭執而出口傷人甚至動武的人)、“勞改”(指因亂丟廢物而被罰參加強制性的勞動)、“大字報”(爲了逼借錢的人儘快還債,寫粗俗的討債告白)、“電梯尿液偵查器”(一種安裝在電梯裡的儀器,功能是偵查在電梯裡小便的人)等,這些新詞都反映法制嚴格的新加坡社會也有用法律很難控制的人。

¹² 吳英成著,〈同文同種的中國幻想曲:中、臺、新中華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收於《文化密碼:語言解碼》(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7月初版),頁376。

在新加坡華語特有的詞彙中，可以發現新加坡地區的公共交通工具很發達，又區分得很細膩，有關交通系統的詞彙有，例如：

“巴士彎”（公共汽車靠站時停車的道路）、“白兔巴士”（停站較少、速度較快的公共汽車）、“半高速公路”（有平面交叉並安裝交通燈的高速公路）、“財路車資卡”（利用電子自動轉帳服務儲存了車錢，供搭公共汽車和地鐵用的卡片）、“超長巴士”（車身比普通公共汽車稍長的單層公共汽車）、“車程”（按照乘車時間計算的路程）、“第一德士”（一種豪華的出租汽車）、“電腦巴士”（由雙層公共汽車改裝的流動電腦教室）、“短程巴士”（在大型的居民住宅區內行駛的公共汽車）、“多向行人過道”（十字路口行人可交叉過馬路的通道）、“仿古電車”（行經主要旅遊景點和大飯店的遊覽車）、“共乘德士”（互不相識的人合乘的出租小轎車）、“公路大使”（協助交通警局物色有禮貌的司機的人）、“豪華德士”（車內有電話等設備的出租小轎車）、“黃頂德士”（車身黑色、車頂髒上黃色的出租小轎車）、“酒客司機”（為酒後自己不想開車的人駕駛汽車的出租汽車司機）、“康療巴士”（接送殘疾人上下班或外出參加活動的小型客車）、“倫敦德士”（車型為奧斯汀的出租小轎車）、“馬賽地豪華德士”（賓士豪華出租小轎車）、“限制區”（指在規定時間內，機動車須憑通行證才能進入的地區）、“鎖車區”（指非法停車）、“擁車證”（購買汽車或摩托車的憑證）、“水上德士”（小型的機動船）等。

這些跟交通有關的詞彙，都反映新加坡地區現代交通工具的多樣和便捷，而且也可以了解新加坡政府為了控制汽車數而付出的努力。交通發展是社會變動的一部分，社會的變化都反映在其社會使用的語言裡。透過這些反映新加坡交通發展狀況的詞彙，較容易接近新加坡地區人們的生活模式和思考方式。

從地理上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及印尼相鄰，原本新加坡當地土著是馬來人，華人都是以往從中國南方遠渡重洋到異國的移民及其後代。構成新加坡人口的主要兩大民族是馬來西亞人和華人，他們在長期共處與頻繁交往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因此，馬來西亞語和華語詞彙得以豐富發展。¹³在新加坡地區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有些華語詞彙吸收了馬來語詞語，這些受到馬來語影響的新加坡華語新詞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以音譯為主的馬來詞借詞，第二類是按照音意兼譯的方式構成的詞語，例子如下：

以音譯為主的馬來詞借詞——“娘惹”（14世紀中葉南來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等地的漢族男子，跟當地的馬來族女子通婚後所繁衍的女性後代。馬來語“nonya”的音譯）、“阿嘎阿嘎”（大概，馬來語“agak-agak”的音譯）、“峇峇”（歷史上漢族男子跟馬來族女子通婚後所繁衍的男生後代，馬來語“baba”的音譯）、“峇迪”（蠟染的印花布或用這種布料做的衣服，馬來語“batik”的音譯）、“摩摩喳喳”（一種具有馬來風味的甜品，馬來語“bubur caca”的音譯）、“甘榜”（鄉村；村莊，馬來語“kampung”的音譯）、“紅毛丹”（一種熱帶水果，馬來語“rambutan”的音譯）等。

按照音意兼譯的方式構成的詞語——“亞答屋”（“亞答”葉寬大，從前農民用它蓋屋頂，於是把這種簡陋的屋子叫“亞答屋”。馬來語“atap”加“屋”而成的詞語）、“巴冷刀”（一種馬來刀，馬來語“parang”加“刀”而成的詞語）、“五腳基”（騎樓下的人行道，馬來語“limakaki”的音意兼譯詞。“五”是馬來語“lima”的意譯，“腳基”是“kaki”的閩南話對音。）等。

¹³ 汪惠迪著，〈華語特有詞語：新加坡社會寫真〉，《揚州大學學報》，1999第4期，頁47。

新加坡華語吸收馬來詞語的方式大部分以音譯為主。還有有些詞語是按照漢語的構詞方式構成的，像“紅毛丹”、“紅毛字”、“人妖”等詞彙。上述的詞語反映新加坡地區風土人情的某些方面。¹⁴另外，新加坡華語的翻譯用語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華文媒介統一譯名委員會(Transl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For the Chinese Media, Singapore)」成立於1990年9月。委員會出版一些知名度高的「人物」、「公司」、「機構」、「建築物」的華文譯名的手冊，而且把已有的譯名凡不統一者，逐步加以統一。此外，在國家新聞中出現的人名、地名的翻譯，主要以中國新華社出版的工具書為依據，有時候，台灣、大陸和香港對同一個外來詞的譯名並不一致，這個時候，委員會則因地制宜，審定採用東南亞國家特有或慣用的譯名。¹⁵

從以上的內容可知，新加坡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國家。雖然新加坡地區的語言環境十分複雜，但是他獨特的新詞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新加坡地區特有的詞彙，例如，反映新加坡社會制度的詞彙、跟其他華語地區用法不同的詞彙等，另一類是受到馬拉西亞語言影響的詞彙，例如，以音譯為主的馬來詞借詞、按照音意兼譯的方式構成的詞語等。透過該詞典的分類項目可以了解，新加坡地區從港台地區傳入的詞彙較多，也有不少受到閩南方言和粵方言影響的詞彙，因此新加坡地區的新詞與香港和台灣地區的詞彙較接近。

¹⁴ 汪惠迪著，〈華語特有詞語：新加坡社會寫真〉，《揚州大學學報》，1999第4期，頁47。新加坡華語詞彙受到了馬來語詞語的影響，而且馬來語詞彙也受到了華語詞彙的影響。汪惠迪在該文中說：「馬華兩大民族在長期共處與頻繁交往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馬來語和華語詞彙得以豐富發展。據有關專家的統計，在8本印尼語詞典和馬來語詞典中，查出漢語借詞有511個，其中閩南方言借詞有456個，佔89.2%。」

¹⁵ 汪惠迪著，〈審定譯名，促進媒體譯名規範化〉，《科技術語研究》，1999年第3期，頁4-5。

參、華語地區新詞的比較

漢族是一個古老文明的民族，漢語是一種發達很早的語言。兩千年以前已經有共同語的文獻記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或五五二年至公元前四七九年)所用的漢語就是當時的共同語，《論語》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漢代揚雄(公元前五三年至公元十八年)的《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更以「雅言」或「通言」與「方言」對舉。明清以來北京口語「官話」擴散到各個方言區，這是現代漢語口頭形式的前身。¹⁶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華人社會有「兩岸三地」之說法，「兩岸」指的是「海峽兩岸」，即台灣和大陸地區，「三地」指台灣、大陸和香港三個區域。在本文中，現代漢語的地理範圍包括「兩岸三地」加上「新加坡地區」的華人所使用的語言，這就是民族共同語——漢語。其實，這四個地區所使用的漢語有著同樣的根源和同樣的字體，可是經過不同的歷史文化，他們的語言各自產生了具有不同地域特點的漢語詞彙。

各種語言文化都有自身的歷史，這種歷史產生了一系列獨特的經驗，進而造成了與眾不同的發展。因此，在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事物被取的名稱會不同，因為各種文化都有意識和下意識地透過語言向它的成員提供不同的思想和概念。可以看出，在某種文化所選擇的詞和該種文化的思想和事物之間存在著關聯。¹⁷使用漢語的不同地區都有著不同的文化

¹⁶ 程祥徽、田小琳在《現代漢語》中說：「漢民族共同語有許多稱法。中國大陸管它叫『普通話』；台灣沿用舊名，仍然叫它『國語』；海外華人社會則稱之為『華語』；英文“mandarin”可能是『滿大人』的音譯，意指清朝官員使用的語言或處理公務所用的語言，與明朝開始出現的『官話』名稱多少有些淵源。」(台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13-14。

¹⁷ [美]薩姆瓦，陳南、龔光明譯，《跨文化傳通》(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5月)，頁114-184。

歷史背景，因此，在不同社會通行的詞彙反映著各地區人們的不同意識及價值觀。在台灣地區、大陸地區和港澳地區及新加坡地區使用的漢語可以說是現代漢語的主流，現代漢語新詞大部分都產生於這些地區。因此，透過分析在這些地區使用的新詞，我們可以了解新詞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關係及影響等問題。

中華文化是個多元化的文化，除了主流文化之外，全世界還有各種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不同地區各自產生的漢語新詞，這些都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生活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同地區的社會觀念是一種多元化的文化現象，在不同地區產生的漢語新詞都具有各自的特色。舉個例子來說明。英文叫作“taxi”的同一個事物，台灣地區稱之為“計程車”，港澳地區稱之為“的士”，大陸地區稱之為“出租(汽)車”或“小車”，新加坡稱之為“德士”。社會環境的不同等於語言環境的不同，因此，在不同社會人們意識型態的差異都會影響到他們所使用的詞彙。就學習漢語的外國人來說，也可透過在華人社會各自通用的不同名稱，了解他們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和人們意識型態的差異。

鄒嘉彥和游汝杰在〈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一文中，依據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的「各地中文共時語料庫(LIVAC: A Synchronic Corpu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包括與下述五地報紙相關的語料：北京、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時間跨度為1995年7月至2001年6月，分析調查漢語各地新詞的接近率。¹⁸以下引用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接近率的比較表，以供參考。

¹⁸ 鄒嘉彥、游汝杰著，〈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2期，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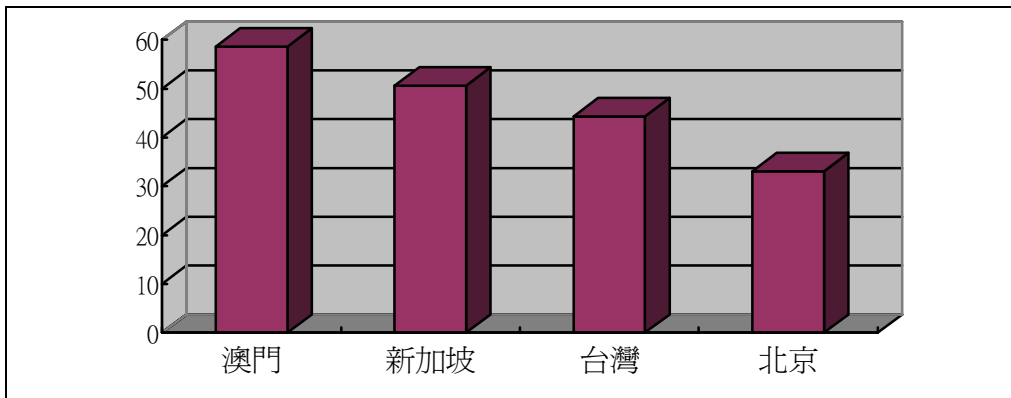
【表5-2】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北京地區漢語新詞接近率比較

地區 地區	香港	澳門	台灣	新加坡	北京
香港	100	58.60	44.29	50.65	33.09
澳門	58.60	100	39.39	48.34	41.96
台灣	44.29	39.39	100	41.81	38.76
新加坡	50.65	48.34	41.81	100	37.82
北京	33.09	41.96	38.76	37.82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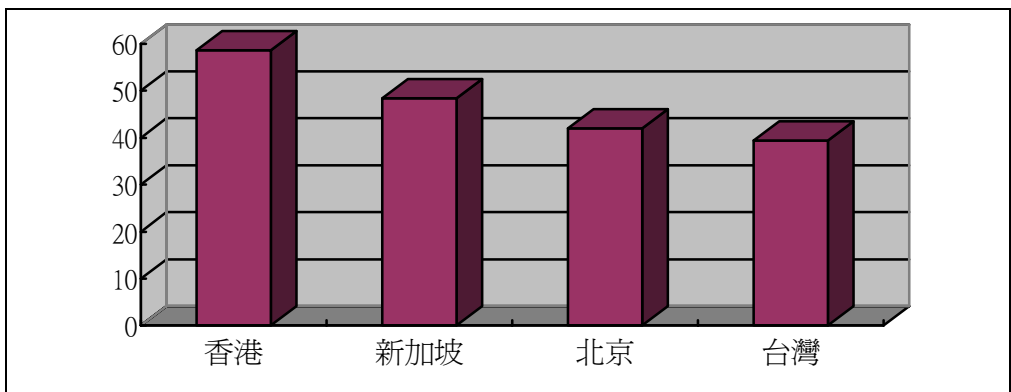
左列地區與上列地區相對應數值為兩個地區漢語新詞的接近率。以表格的對角線為基準線，上半部和下半部會出現相對應且相同的數值，在參考此表格時，只需檢視其中一個數值即可。例如，台灣與新加坡地區的相對應數值為41.81，就是台灣與新加坡地區之間漢語新詞的接近率為41.81%。

為了更清楚顯示其中一個地區與其他四個地區的漢語新詞接近率，筆者以與一個地區的新詞接近率數值高的地區為先的循序，做出以下的圖表。在【圖表5-1】至【圖表5-5】，由於圖表上無法顯示精確的數值，在兩個地區之間漢語新詞的接近率數值，請參考上方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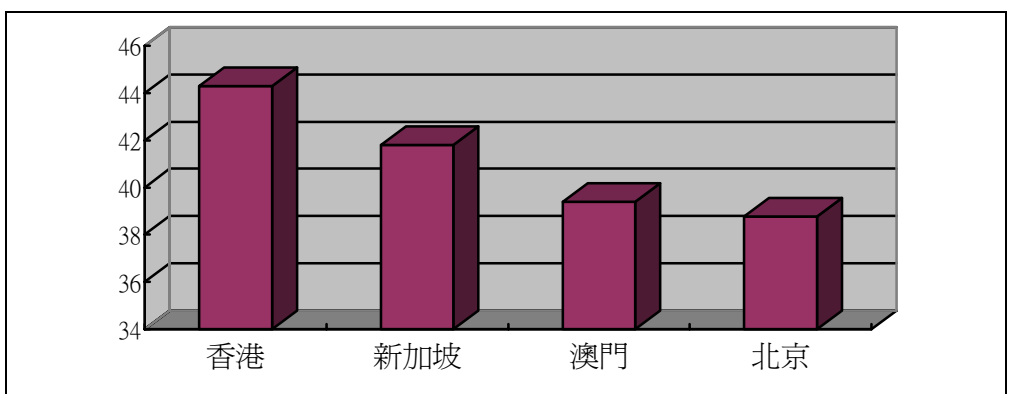
【圖表5-1】與香港地區的新詞接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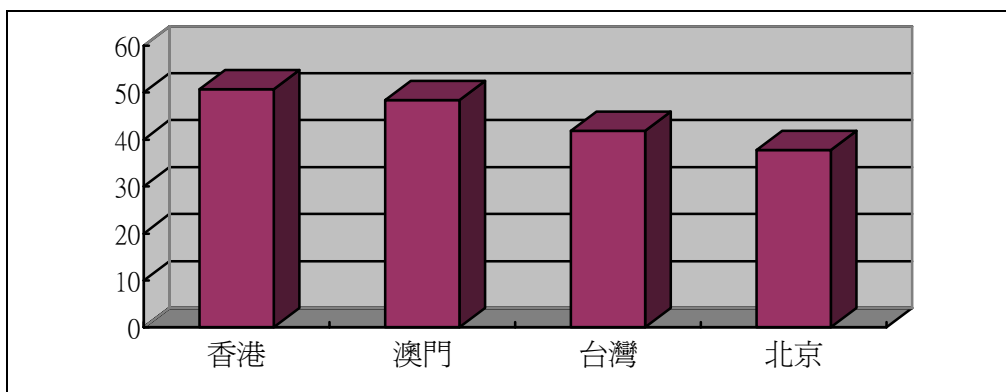
【圖表5-2】與澳門地區的新詞接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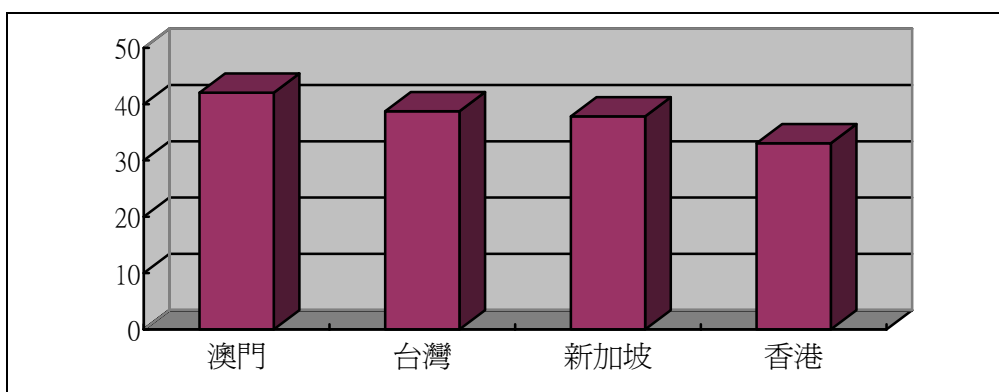
【圖表5-3】與台灣地區的新詞接近率



【圖表5-4】與新加坡地區的新詞接近率



【圖表5-5】與北京地區的新詞接近率



以上為「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北京地區的漢語新詞接近率比較」的內容，但由於調查時間為某一個特定時期(1995年7月至2001年6月)，不能夠完全代表普遍通行的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的接近率。然而，透過上述的表格和圖表的分析，以及本文到此論述的理解，可以說明現代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之間互相交流及影響的狀況，因此，筆者整理了以下幾點：

(一) 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¹⁹之間的新詞接近率最高。

香港和澳門地區之間的新詞接近率為58.6%，這是表格裡面的數值中最高的數值。因為香港和澳門地區地理上很接近，交流十分頻繁，並且兩地都使用粵方言。因此，這反映香港和澳門地區通行的新詞會互相影響的機率很高。

(二) 港澳地區的新詞對其他華語地區的詞彙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與台灣和新加坡地區的新詞接近率最高的地區是香港，與北京地區的新詞接近率最高的地區是澳門。由於香港和澳門地區強勢的文化，港澳地區的新詞都擴散至各地漢語使用地區。這又反映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關係，優勢文化擴散的方向和漢語新詞在不同地區傳入的方向是大略一致的。港澳地區的詞彙對其他地區漢語中的融入、吸收是一種表面的現象，深層的意思是在港澳地區的西方文化和人們的價值觀以及生活習俗對其他地區的滲透，尤其是對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地區的影響十分深刻。而且港澳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地位，與台灣及新加坡地區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交流

¹⁹ 港澳兩地使用的語言演變過程，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港澳淪為殖民地之前。使用的語言單一，屬粵語地區，大部分居民講粵方言。

第二階段是成為殖民地之後到本1940年代。葡語和英語分別成為澳門和香港的官方語言，粵語仍是港澳居民在日常各種場合使用的語言。

第三階段是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這一時期，由於政治原因，港澳與大陸內地聯繫減少，處於隔絕狀態。港澳地區講普通話的人減少，粵語的功能在兩地猛升。

第四階段是1990年代的回歸前後。1990年，大陸頒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大陸又頒布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根據香港、澳門的兩個「基本法」規定，在語言上，香港實行中文和英文的「兩文制」；澳門則實行中文和葡文的「兩文制」。中文成為香港和澳門地區的官方語言。

參考施鐵著，〈港澳兩地的語言特點及其發展趨勢〉，《新疆社科論壇》，1999年第4期，頁28-29。

活動較多，因此，港澳地區始終扮演使用漢語地區之間交流的橋樑。

(三) 新加坡地區與港澳地區的新詞比較接近。

雖然新加坡地區和台灣地區都有閩南語的方言背景，但是新加坡地區還是與港澳地區的新詞比較接近，而與台灣較為疏遠，這可能是因為當代的新加坡與港澳地區的交流更多。²⁰

(四) 台灣地區和其他四地的新詞接近率較均勻。

從表格可以看出，台灣地區與其他四地的新詞接近率，從最低的38.76%到最高的44.29%，其高低差為5.53%。和其他地區的新詞接近率高低差(香港地區：58.60% - 33.09% = 25.51%；澳門地區：58.60% - 39.39% = 19.21%；新加坡地區：50.65% - 37.82% = 12.83%；北京地區：41.96% - 33.09% = 8.87%)相比，台灣地區和其他四地的新詞接近率較均勻。這可能是地理環境上的原因，台灣地區從北京地區、港澳地區、新加坡地區的距離上較容易接近，因此，引進新詞及傳出新詞，在這兩個方面都具有優點。

(五) 北京地區與其他四個地區的新詞接近率，跟其他四個地區之間的新詞接近率比起來較低。

北京地區與其他四個地區的新詞接近率，跟其他四個地區之間的新詞接近率比起來較低，這可以說明兩種情況。首先，在北京地區通行的新詞十分具有北京獨特的詞彙風格，因此，其他地區很難接受北京地區的新詞。另外，北京地區接受別的地區的新詞方面較保守，因此，與其他四個地區的新詞接近率，平均來看較低一點。

²⁰ 鄒嘉彥、游汝杰著，〈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2期，頁18。

總之，語言的分化跟社會的分化有密切的關係，語言的分化是社會分化的結果。若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們居住在不同的社會，時間久了，自然而然語言的差別就會擴大。推想而知，在不同社會環境下產生的新詞，它可以反映出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獨特性及不同的發展程度。由於社會制度、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又由於多年來交往的阻礙，形成了在不同地區語言上某些方面的差異。可是，因為台灣地區、大陸地區與港澳地區及新加坡地區所使用的漢語畢竟是同種語言，因此，無論是文化的交流還是語言的影響都是直接的，其載體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現象，使得現代漢語的詞彙和漢語的語言表達能力更加豐富多彩。

第二節 現代漢語新詞之規範問題

《哈歇特(Hachette)百科詞典》是法國著名的詞典，它每年出新版本，在每一版本的後面收錄當年的新詞，包括各個領域的新詞、新科學的專門術語詞、行業詞、流行詞語、以及舊詞新義等。這些新詞經過一年的考驗，大部分會進入下一年修訂本的詞典正文。《哈歇特百科學習詞典》對新詞的處理有這樣的一段話：「新詞來、舊詞去，用則出現、不用則消失，有時就像一陣風。但無論詞彙的壽命多長、多短，都應該給予定義，讓人理解和查閱。」(Hachette Encyclopedique：2031)²¹這一段話強調要對新詞進行規範化工作。在社會生活中一個新詞的存在，它可以反映出社會中的某一面，雖然有些符合那個詞彙的動作或東西消失了，但是名稱還留下來的話，還是需要給它定義較為妥當。這樣一方面可以幫助新詞的規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滿足讀者的求知精神。

²¹ 章宜華著，〈網絡環境下新詞的傳播與規範——從英、法、漢語新詞談起〉，《辭書研究》，2003年第2期，頁37-38。

近十幾年來，兩岸雖然並未全然消除敵對關係，但是兩岸人民往來頻繁，尤其在學術界舉行會議和互相訪問十分頻仍。眾所周知，人類社會不但要肩負傳統文化的重擔，而且要面對新科學技術的挑戰，體現多元社會文化的價值，調整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任何國家、任何一代的語言用詞都是珍貴的，更何況像台灣和大陸地區如此特別的例子，相信現代漢語新詞的研究會是很值得關注的研究領域。今日在世界各國都想多了解中華文化與語言，如果透過在不同地區使用的漢語新詞去了解華人社會，這是很恰當的選擇之一。

兩岸新詞的規範問題一直是被學者們關注的對象，因為兩岸新詞的規範化，一方面可以對兩岸詞彙的整理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讓海峽兩岸民眾方便理解兩岸新詞的正確概念，以及可以減少因誤解而帶來的麻煩。要做好規範化工作，首先要找出詞語混亂現象的根源。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華語歷史悠久，華人分布地域遼闊」。再加上，百多年來，台灣和大陸地區以及其他華人社會在各個方面變化極大，以致大家對於一些基本詞彙的理解也不一致，並且難於取得共識。²²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各自實行著不同的政治體制，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產生一些詞語的差異是無法避免的。在兩岸地區漢語的變異反映了漢語詞彙發展的過程，不同地區對方言詞、外來詞的吸收以及新詞的創造等形成了分化局面，由於其內部規律的作用，兩岸各自按自己的方式將漢語新詞發展下去。目前台灣和大陸地區跟著國際性的潮流，向多元化、全球化邁進。自然而然地，社會中產生越來越多的外來成分，也同時產生越來越多的異質成分。因此，以下以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詞彙為主要研究對象，討論其規範化問題。下面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討論，亦即現代漢語新詞是否需要規範化？若需要規範化，應該如何著手較適合？

²² 姚德懷著，〈華語詞彙的整理和規範〉，《詞庫建設通訊》，1996年8月第9期，頁40-41。

壹、是否需要規範化

詞彙在語言中的重要性，是由於它是語言中的基本成分。離開了詞彙，人們連簡單的思想也無法表達。詞彙在語言中是數量極大，也是最複雜，最難研究歸納的部分，而語言中產生分歧不規範的現象也主要發生在詞彙上。語法和語音相比，詞彙的發展變化很快，而且在不同地區使用的詞彙相互滲透的現象很普遍。²³詞彙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時時刻刻都在產生新詞、新義、新用法，這種種的因素，使詞彙的規範成爲一個較難的工作。兩岸學者早就注意到漢語新詞規範化問題的重要性，在不少的文章中，可以發現各家對詞彙規範的討論內容。對於漢語新詞的規範化，學者們有著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可以歸納爲以下三種：

一、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人們不必要影響語言的發展。

竺家寧在〈論兩岸詞彙的比較和詞典的編纂〉中說：「對於這個問題，個人的看法是與其人爲的干涉，不若順其自然。因爲語言原本是約定俗成的，使用它的人自然而然會選用一條最經濟、最有效的途徑。共同語的形成與演化，原本也就是全社會自由選擇的結果。詞彙的新陳代謝完全是全民主導的。隨著兩岸交流擴大與頻繁，兩岸詞彙必定會互相吸收、融合，自由選擇，自動調整，最後，這種差異性必然會逐漸減少，趨向於一致。因此，人爲的規範是多餘的。語言學者的工作應是分析、觀察、並描寫兩岸詞彙的差異，加以研究，而不在於指導與規範。」²⁴竺家寧對兩岸詞彙不強調規範化，而更相信兩岸詞彙在互相接觸的過程中的自動調整能力，以及兩岸詞彙會從局部混亂走向有序。竺家寧認爲隨著兩岸

²³ 李行健著，〈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問題〉，《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2月，頁176-177。

²⁴ 竺家寧著，〈論兩岸詞彙的比較和詞典的編纂〉，《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2月，頁22。

交流頻繁，雖然剛開始交流時在有些詞彙的理解上會有局部性的混亂狀態，可是使用它的人會選一條最具有經濟性的詞彙。而且語言是自然發展的，詞彙具有自動組織的能力，可以自動調整，因此人們沒有必要去影響語言的發展變化。

姚榮松也在〈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中提出：「漢語詞彙中，同義異形的詞，比如“雷射”和“激光”、“維他命”與“維生素”、“手機”與“行動電話”、“偉哥”與“威而剛”(Viagra)，作為交際的新詞而言，同名異構，本來就是因來源不同而產生的歧異，若在交際中並無紛擾，本來也無可厚非。」²⁵雖然使用同樣的漢語，可是在不同地區指稱同一個事物的名稱有所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語言是反映那個社會的環境和變遷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尤其是海峽兩岸所處的環境及迄今所經過的發展變化有所差異，這些都使得兩岸民眾在詞彙的理解和選擇上產生不一致的狀況。因此，姚榮松認為隨著兩岸各種交流日趨增加，有些兩岸新詞雖然會產生歧異，可是若在交流中不會產生大的誤解以及可以理解彼此不同的詞彙，這些同義異形的詞可以並存，不需要規範化。

二、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及重要人士名)和科學技術用語方面需要規範。

討論這方面的文章很多，這反映兩岸在各方面交流時使用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和科學技術用語上出現了不少誤解。主張兩岸在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及重要人士名)及科學技術用語方面需要規範的學者們有陳建民、常敬宇、竺家寧、喬偉、姚榮松等。

陳建民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詞彙變異〉中說：「從有利於中文信息處理考慮，當前急需進行大陸與台灣以及香港地區科技術語和人

²⁵ 姚榮松著，〈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現代化研究》，2003年1月，頁46-57。

名、地名的規範化和標準化。術語和人名、地名的統一是國家現行的語言文字工作方針政策的組成部分，它不涉及詞語的政治色彩和感情色彩，牽涉面不大，即使對具體詞語的取捨大家會有不同的見解，透過討論也比較容易得到解決。建議大陸和台灣、香港各方有關術語工作網機構，積極開展交流與協作，為促進術語的協調統一，改變目前專名和科技術語的混亂狀況。」²⁶

常敬宇在〈論近十年來新詞語的形成及其特點〉中說：「首先，統一工作的重點放在那些差異最大、足以影響交流和互通的重要詞語和常用詞語。因為它們不僅地位重要，而且出現頻率高，通常最能影響交流的品質。它們包括：日常生活用語、主要地名(如國名、首都名、省、州名)、重要的人名(領袖名、人名)，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重要術語等。對那些相對而言不太常用的詞語，實際上在大陸內部和台灣內部也很不統一，則不必強求兩岸一致。讓它們遵循自然法則好了，有生命力者則留，無生命力者捨。」²⁷

竺家寧在〈論兩岸詞彙的比較和詞典的編纂〉中指出：「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新發明新觀念不斷產生，在詞彙術語上，兩岸分別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這方面的分歧十分明顯。這些科技用語，因為有固定的使用圈，因此，未來統一的工作較容易，可以先做。」²⁸雖然竺家寧不同意兩岸詞彙的整合規範，但是在科技用語方面是例外的，因為這方面的分歧十分明顯，而且使用的人較有限。因此，他認為在兩岸專家們交流中，為了避免混亂和理解錯誤，這方面的統一工作是可以先做的。

²⁶ 陳建民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詞彙變異〉，《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頁92。

²⁷ 常敬宇著，〈論近十年來新詞語的形成及其特點〉，《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1995年2月，頁63。

²⁸ 竺家寧著，〈論兩岸詞彙的比較和詞典的編纂〉，《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1994年3月，頁5。

喬偉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電腦術語語言學分析〉中說：「海峽兩岸語言上的分歧逐漸加大，尤其明顯的是，在詞彙方面，特別是在新創造的詞彙和外來專門術語新詞彙的翻譯上。因為英語術語詞的不同，中譯名有時會導致誤會，這種狀況不僅使從事漢學工作者和翻譯工作者感到十分頭痛，而且對各科學部門交流知識也起著妨礙作用，尤其對電腦使用者更是感到不便。」²⁹姚榮松也在〈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中說過：「一本漢譯的科學新著，由於兩岸譯名的懸殊，不管哪一方搶先出，對於另一岸的讀者並不具有吸引力。因為譯名之難適應，有些讀者覺得要讀懂譯文還得參考原著，對於根本不具備閱讀原本條件的讀者，只好將就不習慣的譯名去猜測。作為有效的科技語言，必須精確而一致。」³⁰由此可知，海峽兩岸在接受一個新的外來專門術語詞時，可能按照本地語文習慣處理，或者可能因理解不同而採取不同的表達方式，因此自然而然地難免出現不同的結果。喬偉和姚榮松都認為兩岸外來科技術語詞翻譯上的不同，會產生兩岸讀者閱讀上的隔閡，這對兩岸科技交流是不方便的。

三、正因為語言是發展的，所以才需要不斷地進行規範。

這一類是與第一種看法完全相反的，屬於這類看法的學者主張人們對語言的發展變化並不是不能為力的。李行健在〈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問題〉中說：「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社會交際是群體性的活動，這就自然決定了語言必須要有共同的規範，才能使交流活動暢通無礙。語言規範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不健康的成分和分歧的現象，使語言更加純粹和統一。語言的規範化，是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把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分歧適當地加以調整，引導它向更加健康和完善的方面發展。要規範的是那些在意義或修辭色彩上毫無區別的說法，例如：“虛

²⁹ 喬偉著，〈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電腦術語語言學分析〉，《語文建設》，1989年6期，頁22-24。

³⁰ 姚榮松著，〈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現代化研究》，2003年1月，頁46。

脫”和“休克”，“地道”和“道地”，“介紹”和“紹介”等。」³¹李行健認為透過語言規範化程度的高低，可以看出該社會文明程度和語言發展程度的高低，因此，該社會的人們對語言發展影響力的大小，則取決於對規範工作的重視程度。雖然詞彙的系統性不強，各類詞的性質不同，可是從不同類別的詞語來說，新詞，尤其是方言詞和外來詞的規範是詞彙規範的重要問題。為了促進語言純粹和統一，促進語言向健康方向發展，李行健積極地主張詞彙的規範。

從上述的內容中，可知，針對現代漢語新詞是否需要規範化的問題，大致有三種看法：第一，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人們不必要影響語言的發展；第二，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及重要人士名)和科學技術用語方面需要規範；第三，正因為語言是發展的，所以才需要不斷地進行規範。參考以上學者們的看法，以下要論述筆者的看法。

筆者基本上同義竺家寧和姚榮松的看法。我們不能把所有不同的漢語新詞通通規範化、標準化，新詞涉及的範圍很廣，漢語詞彙的規範化是件很不容易的大工程。若學者們辛苦地規範兩岸不同的詞彙，但是兩岸民眾在現實語言生活中不使用它們的話，學者們的勞力都是徒勞無功的。由此可知，某個詞彙是否使用的問題都取決於民眾。雖然海峽兩岸同樣是以現代漢語來交際，但由於所處的環境不同，生活、思維方式存在差異，自然而然使得語言中產生或多或少不同點。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詞彙，這使得現代漢語新詞更多元化，若它們具有生命力，就可以並存並用。在此，可以舉兩種例子說明。

第一個是，在台灣地區，從1987年解除戒嚴和開放報禁之後，語言活潑化而產生了以前想不到的各種詞彙來源。由於兩岸關係慢慢改變，

³¹ 李行健著，〈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問題〉，《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2月，頁173-174。

透過探親、旅遊、買賣、文化方面的交流，大陸地區通行的詞彙對台灣地區也有部分影響。來自大陸地區的詞彙“水平”、“重點大學”、“優質”、“大躍進”、“錄像帶”、“宏觀”、“搞運動”、“全方位”、“領導”、“下崗”等，這些詞彙曾經流行過。雖然有些詞彙在台灣地區一度流行開來，但卻沒有完全滲透、融入台灣社會的語言環境。因為那個社會已經有適合自己語言習慣的詞彙，台灣地區民眾不使用它們，因此在台灣地區不會普遍使用那些詞彙。筆者覺得在此較重要的是，隨著兩岸各種交流日趨頻繁，容易接觸到彼此不同的詞彙，這些詞語未必在當地用得上，但是在這樣的交流過程中，兩岸民眾還是互相了解了彼此的習慣用語。

還有，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姚榮松在〈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中說：「台灣地區接受大陸地區的詞語多半在書面語上，尤其學術論文的用語，近年來逐步拉近的趨向。年輕的研究生由於長期閱讀大陸學者的論著，而逐漸受到影響。」³²目前，隨著兩岸地區學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加，台灣地區的文化和語言與大陸地區的差異將會隨之逐漸縮小，慢慢掃除大陸與台灣交際中的障礙，促進相互間的理解和溝通。這反映隨著海峽兩岸的接觸日益頻繁，普通話的一些詞彙不斷南下，台灣地區擁有一些反映現代化生活的文化詞彙也大量北上，使得兩岸新詞相互融合和吸收，並存並用，這顯示兩岸語言互動的趨勢。

因此，本文覺得，在不同社會背景下所衍生的詞彙，不需要逐一規範化。因為這些詞彙反映各自社會環境不同，以及人們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不同，這些都影響到兩岸地區對同一個事物的指稱方式，使得漢語詞彙更加豐富。屬於這類的詞彙大部分是日常用語，前者為台灣用語，後者為大陸用語，例如：“品質—質量”，“水準—水平”，“資訊—信息”，“管道—渠道”，“透過—通過”，“計程車—出租車”，“休旅車—旅遊車”，“月台票—站台票”，“攝影機—攝像機”，“彩視

³² 姚榮松著，〈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現代化研究》，2003年1月，頁56。

—彩電”，“吸塵器—電帚”，“錄影機—錄像機”，“速食麵—方便麵”，“原子筆—圓珠筆”，“A片—色情片”等。以及包括海峽兩岸使用的新詞中語音與書寫形式不一樣的外來詞，比如：“馬克—嘜”，“輪胎—胎”，“賓士—奔馳”，“福斯—大眾”，“起司—奶酪”，“漢堡—漢堡包”，“塑膠—塑料”，“雷射—激光”，“幫浦—泵”，“幽浮—飛碟”，“公尺—米”，“新力—索尼”，“卡帶—磁帶”，“迪斯科—迪斯科”，“華爾滋—華爾茲”，“三溫暖—桑拿浴”等。這類的詞彙，隨著兩岸交流頻繁，互相了解，互相吸收，讓民眾自由選擇使用就可以，人爲的規範是多餘的。

可是，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和專門術語詞的情況則有所差異，筆者覺得它們是需要規範的一類。爲了兩岸各方面交流的方便和國際新聞上訊息的明確傳達，尤其是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的固有名詞及科技方面的詞彙，則要盡快統一。從學習漢語的外國人立場上來說，有兩岸統一標準的外來翻譯固有名詞和專門術語詞的話較爲方便，而且可以避免造成誤解，因爲這些都關係到資訊傳遞的明確性和有效性。從上述的內容中也可知，爲了人與人之間或國家與國家之間資訊交流方便，竺家寧、陳建民、常敬宇、喬偉、姚榮松等學者同意海峽兩岸社會需要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和科技術語詞方面的規範化，這樣才可以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準確、更高的速度進行交流。

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和大陸地區分別引進許多外來詞，卻往往用不同的方式翻譯，或用意譯，或用音譯。近世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科技用語大量產生，多半是翻譯外來語而成，透過這些外來翻譯詞，可以看出海峽兩岸對外來詞翻譯的不同傾向。首先，要看譯法不同的固有名詞(國名、地名、人名等)，這方面兩岸形成各自發展的局面。

【表5-3】兩岸外譯固有名詞對照表

英語形式 \ 地區	台灣用語	大陸用語
New Zealand	紐西蘭	新西蘭
Ecuador	厄瓜多	厄瓜多爾
Kenya	肯亞	肯尼亞
Sydney	雪梨	悉尼
Istanbul	伊斯坦堡	伊斯坦布爾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Hollywood	好萊塢	活里荷
Montreal	蒙特婁	蒙特利爾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聖弗朗西斯科
Reagan	雷根	里根
Gorbachev(蘇聯前總統)	戈巴契夫	戈爾巴喬夫
Bush(美國現總統)	布希	布什
Clinton(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	克林頓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發現，在台灣和大陸地區之間，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國名、地名、人名等)往往不同。今日的社會已進入資訊時代，很多新生事物出現在人們的生活當中，而從國外引進的新生事物，當地人們給它們正確的名字。但是，同樣是個人名或事物名或地名，在兩岸的媒體上常常出現不同的翻譯現象。譯名的選字上，台灣地區較傾向典雅化，大陸地區則傾向通俗化。大陸地區譯名雖較繁複，在發音的對應上比較精確。台灣地區往往更重視實用性，因而發音上就比較忽略。³³台灣地區的翻譯詞字數較少，大陸地區的較多。大陸地區喜歡使用“爾”

³³ 竺家寧著，〈兩岸外來詞的翻譯問題〉，《華文世界》，1996年第81期，頁1-17。

字，而台灣地區通常省略不使用。大陸地區的外語專名，特別是重要的人物名和地名，通常沿用首次公開報道時新華社採用的譯名，因此，與台灣地區相比在大陸地區內部比較統一。³⁴

產生這些不同的外來翻譯詞的主要原因是，漢語音系和外國語言的音系本來就不同，因此，音譯時很難做到音同。另外，漢語中同音字太多，這很容易造成一種發音會出現幾種字形的現象。例如，現美國總統的名字“Bush” (George Walker Bush)，台灣地區使用“布希”，如：「重返月球計畫，布希今宣示，五年內，航太總署預算將增十億美元。」(自由時報，20040115)。而大陸地區則使用“布什”，如：「布什呼籲美國不要成為外國石油的人質」(中國青年報，20060222)。還有前美國總統的名字“Clinton” (Bill Clinton)也兩岸地區的譯法不同。台灣地區使用“柯林頓”，如：「清華開講，柯林頓演講費引關注」(中國時報，20031111)，而大陸地區則使用“克林頓”，如：「克林頓批評布什單邊外交」(人民日報，20040524)。這些在媒體上常常出現的固有名詞對其他國家或社會頗具有影響力，因此，要經過深思熟慮，需要盡快統一，要不然容易造成大眾誤解。所以有些學者提出，希望漢語翻譯外國的人名、地名乾脆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以避免出現上述的用字不一、差別太大的問題。³⁵如今，有些譯名，由於大陸地區在國際社會上發揮強大影響力的現實，台灣地區的民眾也不斷吸收那些異名，因而造成在台灣地區兩種詞彙共存的現象。

其次，海峽兩岸外來翻譯的專門術語詞差異十分明顯。以下是電腦

³⁴ 常敬宇著，〈論近十年來新詞語的形成及其特點〉，《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1995年2月，頁57。

³⁵ 曹聰孫在〈試論進入共同語的方言外來詞〉中說：「韓國的一位研究現代漢語的碩士生，在她寫的有關外來詞的碩士論文中，明確地提出，漢語翻譯外國的人名、地名採用漢語拼音方案的意見，她的意見值得考慮。」，收於《方言與共同語》(香港：海峰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147。在該篇文章中，曹聰孫所引用的論文為[韓]柳瑛緒著，《現代漢語外來詞和它的規範化問題探究》，天津師大現代漢語碩士論文，1996年12月。

方面不同的專門術語詞，這只是基礎階段的詞彙，若進入更專門的階段，其相異更大。

【表5-4】兩岸外譯電腦用語對照表

英語形式 \ 地區	台灣用語	大陸用語
Software	軟體	軟件
Mouse	滑鼠	鼠標
Compact disc/CD	光碟	光盤
Down	當機	死機
File	檔案	文件
Adapter	整流器	適配器
Address	位址	地址
Cast	卡司	演員陣容
Ace	愛司	(網球)發球直接得分
Byte	拜	字節、位組
Nest	巢狀	嵌套
Memory	記憶體	存儲器
Register	紀錄器	寄存器

大致上來看，“Cast”、“Ace”、“Byte”的兩岸翻譯名稱，台灣地區採取音譯形式，大陸地區採取意譯形式。台灣地區將英文的電腦術語譯成漢語時，一般都使用基本意，看到它就很容易聯想到原詞，如“巢狀”、“記憶體”、“紀錄器”。而大陸地區注重術語的專業色彩，譯詞反映了原詞在專業方面的引申意義，如“嵌套”、“存儲器”、“寄

存器” 。³⁶

另外，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世界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關係日益緊密，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也不例外，在日漸融入「地球村」的同時，在各方面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隨著國際交往的頻繁，經濟生活上出現了大量的外來詞，這都是經濟生活領域擴大給語言帶來的直接影響。以下所舉的例子，在兩岸的新聞上常常出現，可是新聞往往直接使用英文縮略的字母詞，因此，我們較難發現它們的兩岸說法是稍微有差異的。大陸用語參考《新詞語大詞典》(1978-2002)(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台灣用語參考《新詞語料彙編1》(下冊)(台北：教育部，1998年)，例如：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台灣地區：國內生產毛額

大陸地區：國內生產總值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

台灣地區：國民生產總額

大陸地區：國民生產總值

APEC(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台灣地區：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合會)

大陸地區：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台灣地區：原廠委託製造加工

大陸地區：零部件設備製造商

³⁶ 李平著，〈當代海峽兩岸術語差異分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7月第4期，頁121-122。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台灣地區：總裁

大陸地區：首席執行官

外來詞在漢語詞彙發展過程中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外來詞既有豐富發展了現代漢語詞彙的一面，也給漢語詞彙造成了混亂的一面。大陸地區使用的翻譯用語，有些是從台灣地區使用的翻譯用語吸收進去的，有些是兩岸各自作使用的。以上所舉的例子是國際上通用的詞語，所以兩岸地區都可以使用十分簡便的字母詞，可是因兩岸使用不同的翻譯用語而會產生的誤解，也是不可輕視的一面。因此，爲了國際間交流的方便，這些國際上通用的詞語也不例外，它們的翻譯用語也需要規範。

雖然海峽兩岸從1987年開始開放探親和交流，但是長時間的隔絕產生了，經濟、教育、法律、軍事以及社會生活、文化心態和價值觀等方面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首先都體現在各自創造和使用的新詞上。筆者認爲這些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產生出來的詞彙，不需要逐一規範化，也就是這些語言的規範問題，要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這些詞彙的存在反映多元化的漢語語言生活，因此，人爲的規範是不需要的。可是，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和專門術語詞方面，爲了兩岸交流的方便及國際新聞上訊息的明確傳達，則需要規範。這些詞彙的差異影響到兩岸的交流和合作，會造成政治、經濟方面的誤解，並且給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帶來不少的困惑，因此需要規範化。這些翻譯用語的規範是兩岸詞彙規範工作中重要的一個部分。

貳、如何進行規範化

在上文我們已經討論過在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和專門術語詞方面需要規範。以下將要討論的是，若在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和專門術語詞方面需要規範，應如何進行規範的問題。

首先，進入有關於翻譯用語的規範化問題之前，從語言文化層次來看，認識兩岸語文的差異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曾榮汾在〈從兩岸語文整理談台灣語區資料整理的重要〉中強調兩岸語言整理時，要具有語言文化意識的眼光。曾榮汾在該文章中說：「台灣語區的語言演變，表面上看來非常簡單，事實上可能像他的文化層般，層薄而雜。台灣地區推展國語的成效可觀，只要經過國民教育者鮮有不會說國語的。因此，在做兩岸語文整理時，很容易就以本地的國語去對比大陸語區的普通話。此種整理模式很容易獲得表面的成果，但對語言內部問題的觀察可能有所不及。以台灣語區而論，無論聲音、語調，無論詞彙、語義都跟本地的語言環境息息相關。以國語而論，原本的輕聲變調、兒化韻等音位條件，在台灣都成了隱性、次要了。因此，今日在進行兩岸語文整理時，對於語言文化層的認識應是極其重要的工作。」³⁷台灣和大陸地區隔絕已經有五十多年，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在兩岸之間的文化和語文上也產生了隔閡，因此，我們要研究兩岸語文，必須先了解對兩岸語言文化上的特點及其不同的歷史背景。

關於兩岸翻譯用語的規範問題，兩岸學者都熟知其重要性，可是還沒有實際上的結果出來。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和專門術語詞方面的規範化，不但對兩岸民眾方便，而且對精確的傳播也十分有幫助，因此，這方面的規範是一定必要的。為了標準化、規範化兩岸翻譯用語，先需要對兩岸內部的翻譯用語進行規範和

³⁷ 曾榮汾著，〈從兩岸語文整理談台灣語區資料整理的重要〉，《華文世界》，1996年9月第81期，頁19。

統一。

(一) 先需要兩岸內部翻譯用語的標準化工作。

目前，雖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來做規範整理的工作，可是兩岸雙方對各自內部的翻譯用語使用，都各有專責機構處理。大陸地區術語標準化及音譯詞規範有「中國標準化與信息分類編碼研究所」及「全國術語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研究及負責。在音譯詞方面「新華社」專設有「譯名室」，大陸地區大部分的外國新聞是從「新華社」出來，由此，外國人名譯名幾乎以「新華社」為準。大陸地區負責術語標準化工作的單位，還有中國科學院下的「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他們專門從事自然科學名詞的定名工作。此外，還有一些專業技術委員會、學會等，例如「中國地名委員會」。³⁸台灣地區有「國立編譯館」來對外來語做翻譯，但是事實上在台灣對外來語接受的管道是每個人、每個角落非常自由地去接受，接受之後並不會從一個統一的管道來得到現成的翻譯名詞，而立刻去反應。因此，每個報紙、電台、各位學者對於一個名詞可能各有各的翻譯法。³⁹由此可見，大陸地區的內部規範較台灣地區統一。兩岸地區先把各類部門的資料蒐集，然後需要做內部的規範化，這是兩岸翻譯用語規範的第一階段工作。

(二) 其次需要兩岸翻譯用語的對照工作。

由於不少外來譯名和專門術語詞已經長期在各自社會裡通用，因此，若要徹底消除兩岸之間的差異以及做到完整的統一，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在這些翻譯用語方面，兩岸學者能夠多接觸、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個開頭。兩岸組織一定的人力，以各自統一的材料為基礎，要做一個

³⁸ 竺家寧著，《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10月初版)，頁491-495。

³⁹ 何大安發言，〈兩岸翻譯用語比較研究座談會〉，《第一屆兩岸漢語語彙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附錄(二)，1995年2月。

深入的對照工作。因為兩岸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和專門術語詞等現代化的詞語，經過不同的處理方式後其差異很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兩岸各類部門的專家需要建立一本詳細的對照表。

(三) 建立共同的語料庫。

兩岸專家們結束對照工作後，雙方都同意使用一個標準的翻譯用語，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建立共同的語料庫是最後一個階段工作。本文中，在第六章第二節的部分，還會談到語料庫的界定及意義。建立一個語料庫，對大量的語料進行檢索、查詢、分析、研究與管理都十分幫助。作為有效的專門術語詞，必須精確而一致，否則，這對兩岸交流是不方便的。兩岸新詞的互動，有賴於語言學家、詞彙學者坐下來從長計議，進行規範的交流或者建立大規模的共同語料庫，除了轉換系統外，也要進行去蕪存菁的工作。尤其科技術語詞的統一，似乎更有現實迫切性。⁴⁰而且如今是資訊傳播手段十分發達的時代，利用媒體的力量，可以在這規範化方面起一個引導作用，以促進使用標準化的漢語外來翻譯用語。

章宜華在〈網絡環境下新詞的傳播與規範——從英、法、漢語新詞談起〉中提出較積極的意見，他說：「有關部門工作者應加強對新詞的監測，加快對新詞的反應速度，應該利用各種傳播媒介特別是網絡，宣傳已確立的規範新詞或專門術語詞。要把術語庫搬到網上供給讀者免費查閱，以利於新詞規範工作的進行和新詞的推廣。」⁴¹語言在不斷地變化，而有關這方面的學者必須以積極的態度進行記錄這些變化，讓民眾隨時隨地能用最簡便的方式來提取最新的詞彙訊息。把整理好的兩岸專門術語詞，更進一步擴大到兩岸新詞的規範上。若想要讓使用的人以最容易

⁴⁰ 姚榮松著，〈海峽兩岸新詞語的互動問題〉，《現代化研究》，2003年1月，頁46-57。

⁴¹ 章宜華著，〈網絡環境下新詞的傳播與規範——從英、法、漢語新詞談起〉，《辭書研究》，2003年第2期，頁38-39。

的方式接近它們，就應從網路開始。如果這種方式能夠實現的話，就會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兩岸翻譯用語網路詞典。

台灣和大陸地區在推廣「國語」和「普通話」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國語和普通話其實是對同一個事物的不同稱呼而已。不同的新詞是受兩岸不同的社會體制和文化背景影響而產生的，有些新詞反映兩岸各自特有的事物和概念，因此，對雙方民眾來說是十分新鮮的詞彙。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基本詞彙和詞彙的構詞形式都沿用著同一個標準，這使得兩岸新詞容易互相滲透及吸收。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以來，與台灣地區的交往日趨頻繁，由於兩岸交往密切，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的融合速度也在加快。因此，一般常用詞語方面，雖然沒有刻意求規範化，但透過交流，或透過媒體，久而久之，就會自然吸收、融入。可是外來翻譯的固有名詞(如世界各國國名、地名和重要人士名)和專門術語詞方面的不統一，會影響到兩岸政治、經濟交流上的誤解，而且在漢字文化圈的鄰近國家，選擇中文的翻譯用語時，必定會有一些困難。因此，希望兩岸學者能夠更多地接觸、合作，盡量使翻譯用語能統一使用。